

漢律考卷七

九朝律考卷七

閩縣程樹德著

春秋決獄考

漢時去古未遠論事者多傳以經義食貨志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五行志武帝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專斷兒寬傳寬爲奏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蓋漢人家法如是考漢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七錄作春秋斷獄五卷隋志作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唐志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并十卷是書宋初尙存後不知佚於何時應劭傳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王應麟困學紀聞云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通典載一事所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朱彝尊經義考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麇事是尙存四事也

按類聚六十六所引係韓非子朱蓋誤記玉函山房輯本引作白帖卷二十六

魏遺書馬氏玉函山房黃氏漢學堂叢書諸輯本然皆寥寥數則不足以鑒閱者之意按漢時大臣最重經術武帝且詔太子受公羊春秋鹽鐵論謂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故其治獄時有出於律之外者古義紛綸迥異俗吏固不獨仲舒如是也茲篇所輯於仲舒決獄佚文之外又得若干條兩漢春秋決獄之事略具於斯匪獨仲舒一家之說抑亦治漢律者所必不可缺也作春秋決獄考

董仲舒春秋決獄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

通典六十九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喬賀妻于氏上表引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有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

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同上

君獵得覺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覺以恩况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露不明大夫不諫使持歸非義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徒之可也

白帖二十六引

甲爲武庫卒盜强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槩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藏直百錢者當坐棄市

白帖九十一引

甲父

據玉函山房本增父字

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

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御覽六百四十引

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

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同上

漢以春秋決獄之例

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

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淊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

史記梁孝王世家

呂步舒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

史記儒林

傳列

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僻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母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當伏法

淮南王安傳

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濟川王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檐榆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

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長安中吏民聚視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疑傳不

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偃窮誅辭服當死

終軍傳

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

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

田延年傳

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陳湯傳

廣侯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晉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孫寶傳

哀帝方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等奏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

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爲雖與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

薛宣傳

彭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趙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孔卿晏與博議免大司馬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

朱博傳

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

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匡衡傳

遂册免丁明曰蓋君親無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董賢傳

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

趙主傳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維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儵以此知名

樊豐傳

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等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貴責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制收縛騰賁於省中帝震怒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梁商傳

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帝意識赦而不罪

王望傳

初清河相叔通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鸞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

太尉議是

劉愷傳

敞在職以寬和爲政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

何敞傳

有人誣謂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謂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不偏不黨其若是乎商高謂才志卽爲奏原光罪

董謂傳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春秋採善書惡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張皓傳

魏諷反廩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魏志

劉廙傳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

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

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孔叢子情節相同惟一百六十六有武帝論防年殺繼母一條與此情節相同惟不引春秋爲稍異耳詳見律令雜考

黃浮爲濮陽令同歲子爲椽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爲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碯討其子

今雖同歲所不能赦遂竟治之

書鈔三十七引汝南先賢傳

漢論事援引春秋

梁王令人刺殺爰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王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乘間以請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毋竟梁事長君必曰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過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誦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事果得不治鄒陽傳

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罪名明白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趙主傳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

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

趙助傳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

馮奉世傳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霍光傳

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陳湯傳

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

之山雲以過歸第敝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歸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甚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

第張獻傳

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座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譖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方進傳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出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詒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魏相傳

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毒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

母將
隆傳

臣謹案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趙
后傳

李成

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賓客故人莫敢弔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禮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馬援傳

統上疏曰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

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

梁統傳

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徒非有大惡

第五種傳

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

鍾離意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

張敏傳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以其無妨害於民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楊崇傳

參於道爲羌所敗旣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
之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鄆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並
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得在寬宥之科書奏赦參等

楊崇傳

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
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尙書
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覺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
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
必可立得

楊崇傳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自殺秉因奏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自
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